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套装共10册）【上海译文出品！从历史哲学到科学哲学，十本书搭建一世纪的哲学方程式，读懂二十世纪的哲学，就是读懂今日人类的思想地图！】

作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版权信息

书名：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套装共10册）

作者：〔德〕马丁·海德格尔；〔法〕保罗·利科；〔英〕卡尔·波普尔；〔法〕雅克·德里达；〔英〕德里克·帕菲特；〔美〕约翰·塞尔；〔美〕罗伯特·诺奇克；〔美〕查尔斯·皮尔士

译者：赵卫国；姜志辉；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蒋弋为；汪堂家；舒炜光；卓如飞；周柏乔；王新生；杨音莱；姚大志；徐鹏；曾聪明 等

责任编辑：社科室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

总目录

[物的追问](#)

[历史与真理](#)

[猜想与反驳](#)

[论文字学](#)

[客观知识](#)

[活的隐喻](#)

[理与人](#)

[心、脑与科学](#)

[被检验的人生](#)

[皮尔士论符号](#)

版权信息

- 书名：物的追问
- 作者：（德）马丁·海德格尔
- 译者：赵卫国
- 责任编辑：张吉人
- 关注微博：[@数字译文](#)
- 微信公众号：数字译文
- 联系我们：hi@shtph.com
-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 合作电话：021-53594508

前言

这些文稿形成了弗赖堡大学1935—1936年冬季学期讲座的文本，当时的标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布赖斯高 弗赖堡

1962年4月

A 追问物的不同方式

1. 哲学和科学的追问

在这个讲座中，我们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范围出发提出一个问题，即：“物（Ding）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古老了，但只因它必然一再要被问及，所以本身始终是一个新问题。

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通常在其被正确地提出之前，某些漫无边际的闲谈很可能立刻就已经开始了，从某个方面来说，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因为哲学每次开始的时候，都会处于不利的境况中。科学就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于科学来说，日常的表象、判断和思维总已经提供了某种直接的通道和入口。如果人们把日常表象作为衡量一切物的惟一尺度的话，那么哲学一定是某种古怪的东西，思想家立场的这种古怪，只有经过猛烈的冲击才能得到理解。与之相反，科学研究直接就能够从其对象的描述开始，尽管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和困难，也无须抛弃所选择的追问层面。

相反，哲学却在立足点和层面上反复无常，所以，人们在它那里通常会长时间地茫无头绪。但如果确实需要对那种应该被追问的东西进行先行思考的话，这种不可避免的或常常是有益的混乱就并不过分。另一方面，应该被追问的东西本身就伴有危险，人们对于其意义不假思索，就对哲学漫无边际地说三道四。我们将首先花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只花一个小时来思考我们的计划。^[1]

问题为：“物是什么？”某些思考立刻就会出现，人们可能会说：使用或享用可支配的物，消除不方便的物，设法搞到必需的物，就是这些意思；可是，随着“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丝毫没能开始真正的追问。没错，人们根本没有开始。对于这个问题更大的误解是，人们想要试图去证明，借助这个问题人们可能已经开始了某种追问。不，人们借助它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对于我们的问题的这个表述是如此的真，以至于我们甚至必须将之理解为对其本质的一种规定。“物是什么？”这是一个人们借助它什么都不可能开始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来无需更多言表。

由于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的古老，就像西方哲学的起源在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那样古老，还好有关历史方面的这个问题有简短的记录。对于这个问题，有一小段历史被流传下来，柏拉图给我们保存在其对话《泰阿泰德篇》中（174a）：

□

人们这样讲述关于泰勒斯的故事，他在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对此，一个诙谐幽默的色雷斯女仆嘲笑他说，当他想要把所有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中的物的探究上的时候，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起来了。

柏拉图给这段历史记载附加了一句话：

□

但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据此，我们必须肯定，“物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要遭女仆嘲笑的问题，即使一个十足的女仆，也一定觉得有些可笑。

通过标画关于物的问题，我们已经意外地知道了提出那个问题的哲学的特性，哲学就是那样的一种思考，人们从其出发本质上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并且必然会遭到女仆的嘲笑。

对哲学的这种定义决不是在简单地开玩笑，毋宁说，它是深思熟虑的。我们确实会偶尔想起来，我们或许曾经就在我们的思考过程中掉进井里，好长时间都没有对此追根究底。

人们现在仍然还可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但在这里，“形而上学”的这个名称只是暗示出，被讨论的问题居于哲学的核心或中心。与之相反，我们用“形而上学”这个词所意指的，根本不是哲学领域内的，区别于逻辑学或伦理学的一个科目。哲学中没有分科，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专业，它不是专业，因为某种领域内的学院知识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还不是本质性的，因为在哲学中，特别是诸如分工那类事情立刻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形而上学”这个名称，从所有历史上附着于它的含义中抽离出来。但这只是给我们标画出了某种先行的东西，人们在那里尤其会遇到掉进井里的危险。根据这些一般性的准备，我们现在就可以进一步描画我们的问题了：物是什么？

[1] 这个讲座的抄本未经作者知晓很快就被复印并在德国之外引起争执，而且没有出处说明。

2.物这个词的多义性

首先，当我们说“某物”的时候所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意指一块木头，一块石头；一个计量器，一块表；一个球，一根标枪；一颗螺丝钉，一根电线；但我们也可以把一座雄伟的火车站大厅叫做一个“巨大的物”；类似的还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我们还谈及很多的物，比如在夏天的草原上：青草和植物，蝴蝶和甲虫；还有墙上的东西——油画——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物，还有雕塑家的工作室里堆放着的各种完成的和没有完成的物。

相反，当我们把数字“5”也叫做物的时候一定会犹豫不决，人们不能抓到数字，既不能看到也无法听到。同样，“天气真糟糕”这句话也不应该被当作一个物，单独的一个词“房子”更不是物。我们直接把“房子”这个物和指称这个物的词区分开来，还有那些我们在某种场合保留或背离的立场或看法，我们也不把它们称为物。

然而，当我们说“这里正在发生奇怪的事情”时，无论如何也背离了上述含义，我们就此所意指的并不是木块、用具等诸如此类的物。而如果在做决定的时候“首先”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思考的话，那么，其他的物也同样如此，它们不是石头或通常的物，而是另外的诸如思考或决定之类的事物，在我们说“这事有些奇怪”时，就是这种意思。现在，我们在一种比开始列举时更加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物”这个词，我们的德语词一开始就具有这些含义，“物”（Ding）同样意味着“事情”（thing）：法庭审理，一般谈判、事务等；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理顺了某事情，俗话说：“好事多磨。”所有那些不是木头或石头，而是任务或行动的事情都需要它们的时间。而那种情绪好的人，他的事务、希望和工作都井井有条。

现在清楚了：我们是在一种比较狭窄的和一种比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物”这个词的。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指的是摸得到、看得见的等等现成的东西。物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则意味着所有事务，那些在“世界”中发生的、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情况，那些事件、事情，而最后还有一种最宽泛意义上的使用；这种使用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特别是在18世纪的哲学中广泛流行，因此，比如康德说“物本身”，更确切地说，区别于“对于我们的物”，即作为“现象”的物。一个物本身就是那种我们人无法像对待石头、植物或动物那样，通过经验而通达的东西，每一个事物对于我们都是物，同时又是物本身，也就是说，它在上帝的绝对知识中被认识；而并非每一个物本身都是对于我们的物，一个物本身存在，比如上帝，就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这个词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意义上被领会的。当康德把上帝称作一物时，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有一种广袤的气态形象，这无论如何都掩盖了它的本质，按照严格的词语使用，“物”在这里仅仅和“某种东西”意味着一样多的含义，仅仅意味着那种不是虚无的东西。我们可以借助“上帝”这个词或概念思考某种东西，但我们不能像经验这支粉笔那样来经验上帝本身，我们可以相互传达有关粉笔的描述，并证明“它以某个确定的速度降落”。

只要上帝完全是一个东西，它就是一物，一个X。于是，数字也是某种物，信念和忠诚同样也是物，正如符号“>”、“<”也是“某种东西”一样，“和”、“非……即……”也是物。

现在，我们再一次追问我们的问题：“物是什么？”我们立刻就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头绪，因为应该作为问题而提出来的东西“物”，其含义摇摆不定；因为想要作为问题而提出来的东西，恰恰本身必须被充分地规定，以便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成为有问题的。“狗在哪里？”如果我既不知道邻居的狗，也不知道自己的狗，我就根本找不到“狗”。物是什么？在比较狭窄的、比较宽泛的或最宽泛的意义上的物是什么？尽管界定的方式仍然不明确，但我们还是区分出了三种含义：

- 1.在现成的东西意义上的物：石头、一块木头、火钳、钟表、一个苹果、一块面包；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物：玫瑰花、灌木丛、书、圣诞树、壁虎、马蜂……
- 2.前面提到的那种意义上的物，而这里是指计划、决定、思考、观念、事业、历史的东西……
- 3.所有这些或其他随便什么东西，而只要不是虚无的东西。

我们把物这个词的含义固定在何种范围内，这始终是任意的，随着我们追问的范围和方向会相应地发生改变。

我们今天的语言习惯，趋近于在第一种（比较狭窄的）含义上来理解“物”这个词，于是，虽说每一种这样的物（石头、表、苹果、玫瑰花）也还是某种东西，但不是每种东西（数字5、幸福、勇敢）就是一种物了。

我们在“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坚持第一种含义；而且不仅仅是为了接近语言习惯，而是因为关于物的问题，那种在比较宽泛或最宽泛的意义上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指向这种较狭窄的含义并首先从这种含义出发。所追问的是：“物是什么？”我们现在意指环绕着我们的诸物，我们理解这些最切近的、最清楚不过的东西。由此我们注意到，很明显，从女仆的嘲笑中我们显然已经学到了某些东西，她表达的就是，人们应该首先好好关注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东西。

3.与科学和技术不同的追问物性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一旦着手去规定这些物，我们就陷入到一种尴尬之中，因为所有这些物本来就早已经得到了规定，即使还没有，也有了确定的处理（科学）或制造的方式，它们由此能够得到规定。石头是什么，我们被矿物学或化学最确切、最迅速地告知；玫瑰花和灌木是什么，植物学对此有正确可靠的说明；青蛙和猎鹰是什么，由动物学来描述；鞋子、马蹄铁或钟表是什么，由鞋匠、铁匠或钟表匠给予最准确、最内行的答复。

这就表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总是来得太晚，而且立刻就被指派给了已经有好多答案的部门，它们至少准备好了马上就能给出那些答案的经验或处理方式。而这只不过证明了我们已经承认的事实，即借助“物是什么？”这个问题，什么都不可能开始。由于我们计划要讨论这个问题，讨论有关最切近的物，所以就er必须弄清楚，有别于诸科学，我们究竟还想知道些什么。

对于我们的问题“物是什么”来说，我们看来不仅想要知道花岗石、鹅卵石、石灰石或沙石是什么，而且想要知道石头作为物之所是。我们不仅想要知道苔藓、蕨类植物、青草、灌木或树如何相互区别以及各自之所是，而且想要知道植物作为物之所是，同样这也适合于动物。我们还不仅想要知道老虎钳与榔头的不同，钟表与钥匙的不同，而且还想要知道这些用具和工具作为物之所是，这些都说明了什么，当然不是立刻就清楚的。但我们曾承认可以这样来追问，那么显然还是存在着某种要求：即我们为了说明物是什么，就要坚持事实以及对其准确的考察。物是什么，并不能从书桌上思考出来，或者通过一般的话语表达出来，只能在追根问底的科学工作室中，或者在工场中得到确定，如果我们不坚持这样做，那么就仍然会遭到女仆的嘲笑。我们追问物，就此而言，我们跳过了按照有关所有这些物的一般判断而为我们谋求合适答案的情况和场合。

事实看来就是这样。随着“物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超出了个别的石头和岩石种类，个别的植物和植物种类，个别的动物和动物种类，个别的用具和工具，我们还跳出了这些无生命的、有生命的以及工具类型的范围，并且只想知道：“物是什么？”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追问，我们所探寻的是那种使物成为物，而不是成为石头或木头那样的东西，探寻那种形成（be-dingt）物的东西，我们追问的不是随便什么种类的某物，而是追问物之物性。这种使物成为物的物性，本身不再可能是一个物，即不再是一个有条件的东西（Bedingtes），¹¹物性必然是某种非-有条件的东西（Un-bedingtes），借助“物是什么”我们追问无条件的东西（Unbedingten）。我们追问环绕在我们周围的明确的东西，而同时还使自己远离最切近的诸物，离得比那个泰勒斯还要远得多，他只不过是看到了众星而已。我们甚至还想要超越这些东西，超越那种物而达到非-有条件的东西，到达不再是物的东西那里，它形成某种根据或基础。

然而，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只是为了知道，石头是什么，爬在石头上晒太阳的蜥蜴是什么，同时在它身边生长着的草茎是什么，放在草地上的、或许拿在手里的刀具是什么。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这或许是矿物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或制刀匠们根本不想知道的东西，对此，他们只是认为他们本想知道这些，而他们其实想要知道的是一些其他的事情：推动科学的进步、满足探索的兴趣、发现物的技术上的可利用性质或维持他们的生计。我们想要知道的那种东西，不仅是那些人不想知道的，而且或许是纵然一切科学或手工的技巧都根本无法知道的，这听起来有点狂妄，其实不仅听起来这样，它本身就是这样。当然，这里并不表明个别人的狂妄，不是针对个别人的立场和观点，也根本不是针对科学的应用和必然性而怀疑科学的知识欲求和知识能力。

我们对知识要求的问题是一种方法上的狂妄，要求它们每次都处于本质性的决断之中，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决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已经彻底经历了这种决断。这是我们是否想要知道的这些东西的决断，人们由此——在那种说空话的意义上——什么都不可能开始。当我们放弃这种知识或不去追问这种问题时，一切依旧如其所是的那样，没有这些问题，我们依然将通过我们的考试，甚至成绩会更好。而另一方面，当我们追问这种问题时，我们也不会一夜之间变得比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或历史学家，比法学家或医生更好，但或许会好一些——比较谨慎地说——至少比其他的教师、医生或法官好一些，尽管我们同样——就职业而言——借助这个问题什么都不可能开始。

借助我们的问题，既不是想要代替，也不是想要改善科学知识，我们借此是想参与一种决断之准备，这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经典（套装共10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著.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3908.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